

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唐宋传奇集 全译

鲁迅 校录 曹光甫 校点 杜东嫣 译



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唐宋传奇集
全译

鲁迅 校录 曹光甫 校点 杜东嫣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传奇集全译 / 鲁迅校录; 曹光甫校点; 杜东
嫣译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9
(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)
ISBN 978-7-5325-9061-2

I. ①唐… II. ①鲁… ②曹… ③杜… III. ①传奇小
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唐宋时期 IV. ①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7918 号

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唐宋传奇集全译

鲁 迅 校 录

曹光甫 校点 杜东嫣 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5 字数 388,000

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9061-2

I·3344 定价: 6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唐宋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，通常被称为“传奇”。“传奇”一词，最早当出现在中唐，元稹的《莺莺传》，原题即为《传奇》。晚唐时，裴铏也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《传奇》。此时的“传奇”，还没有成为一种小说体裁，不少小说取名“传奇”，用的是它的本义，“传示奇遇奇事”，标识着记载奇闻异事的内容，因而同名甚多。

“传奇”成为小说体裁的专称，是在宋代。宋人开始用“传奇”来指称文辞华艳、叙述委婉、情节曲折的文体。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记载，尹师鲁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因为他“用对语说时景”，语辞华美，不同于当时主流的韩柳古文，就评价它说：“传奇体尔！”尹师鲁用“传奇体”来形容《岳阳楼记》“对语说时景”的文辞特点，已经是一种有意识地将传奇区别于诗歌、古文的独立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裴铏《传奇》时，把尹师鲁这句话批为“一时戏笑之谈”，说：“文体随时，理胜为贵。文正岂可与《传奇》同日而语哉！”这段话可见，传奇不仅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，而且是当时甚为流行的。在尹师鲁的批评和陈振孙的辩驳中，也能看到当时传奇体的地位处境：作为娱玩之文，不登大雅之堂。

唐代传奇，承接六朝志怪小说的余风而起。虽然也“好设幻语”，描述多涉虚构，但相较于大多为片言只语，篇幅短小，主要目的是“发明神道之不诬”，情节梗概粗略的志怪小说，唐传奇的风貌已经跃然一变。它文词华美，叙述情节曲折婉转，结构首尾呼应，并且打破了志怪小说只注目于鬼神，“明因果”，纯属虚构的限制，将视线转回人间，大量描摹世态，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

人物。

唐传奇已不再是《世说新语》式记录传闻轶事的丛残小语，而是文人有意识创作的传记式故事，“好为文辞”，篇章明显变长，作品中有深厚的现实生活感，常常集中笔墨描绘主人公的经历，能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点和思路历程。如果说六朝的志怪笔记，故事还梗概粗略，仿若骨架，那么唐传奇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细节和性格，为它们成为真正的小说，添置了血肉。

唐传奇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成熟，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重要、辉煌的时期。宋代传奇承唐代之余绪，虽不如唐人的华美彩艳，但崇尚实录，渐近自然人生、人情世态，文备众体，也颇可观。

然而由于传奇文一直以游艺娱玩的形象存在于正统文学史中，被文人视为“小道”，不受重视，在流传过程中大量散佚。至宋代，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类说》等类书笔记始见部分收录的传奇，保存了唐宋传奇的断章面貌。

但到了明代，书贾射利，为求谋取财利，往往剽窃抄袭各传奇，改头换面，粗制滥刻，如《说海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等书。以讹传讹，往往流毒百年，直到徐松写《登科记考》、郑振铎编《中国短篇小说集》，仍然受前代误导，或引用了明人伪造的文章，或误著了撰人。

有感于明人这种做法，不仅有害于文学评论，对于考证历史也是飞来之灾，鲁迅“发意匡正”，决定辑录唐宋传奇，恢复其原貌，汇成一本足可凭信传世的传奇集。

本书即是鲁迅花费十余年心血而辑成的小说集。在辑录从汉到隋的小说，编成《古小说钩沉》之后，1927年，鲁迅将在编纂过程中日积月累抄录的唐宋传奇资料，重新校勘考订，按照时代顺序，分为8卷。前5卷收唐传奇32篇，后3卷收宋传奇13篇。在取舍上，对唐人从宽，认为唐人“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”，而对宋人较严，认为“文采无足观”，故两代传奇的篇幅悬殊。

鲁迅选取明刊本《文苑英华》；清黄晟刊本《太平广记》，校

以明许自昌刻本；涵芬楼影印宋本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；董康刻士礼居本《青琐高议》，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抄本；明翻宋本《百川学海》；明抄本原本《说郛》；明顾元庆刊本《文房小说》；清胡珽排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等。以不同版本进行互校，字句有异，惟从其是，纠正了许多错误，剔除了妄造的材料，去伪存真，提供了完善的校本。

传奇的辑佚，使得很多小说失而复得，恢复原貌。通过《唐宋传奇集》，可以看到唐宋时期小说发展和演变的真正脉络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发展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此集的文献价值极高，不仅治学的人可用作研究资料，爱好文辞的人也可以细细品玩词文。

本书所选，为当时之尤，这寥寥几十篇传奇文，体现了唐宋传奇的诸大主题。首先在爱情故事上，收录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代表作，如《李娃传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、《长恨传》、《任氏传》、《柳毅传》、《飞烟传》等，一批美貌多情的女子命途各异，或喜或悲，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《枕中记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等篇章确立了梦幻主题，以寓言的形式，揭示人们营营汲汲所追求之物的虚幻。豪侠故事的代表是《虬髯客传》、《谢小娥传》、《无双传》、《柳氏传》，各式豪侠或卓尔不群，或隐居世间，拔刀相助，舍生忘死，豪迈超绝。宋代传奇还注目于中下层女子，如《谭意哥传》、《王幼玉记》、《流红记》等，饱含着对她们不幸生活的同情，使读者掩卷长嗟。而历史题材的诸篇，如《隋炀帝海山记》等三记，《隋遗录》、《杨太真外传》、《赵飞燕别传》、《李师师外传》等，是对历史的反思，也是对现实的曲折映射。

唐宋传奇，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珍宝，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，对后世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影响巨大，不断被小说、话本、戏曲等取材。如：

《离魂记》被元郑光祖改编为杂剧《倩女离魂》。

成语“黄粱一梦”即来自《枕中记》，并被元马致远改编为杂剧《黄粱梦》，明汤显祖改编成传奇《邯郸记》。

《任氏传》在金代被改编为《郑子遇妖狐》诸宫调（已佚），

后来的《聊斋志异》中大量狐女故事，都能看出它的影响。

词调“章台柳”即来自《柳氏传》，并被明梅鼎祚改编为戏曲《玉合记》，清胡无闷改编为戏曲《章台柳》。

《柳毅传》，被元尚仲贤改编为《洞庭湖柳毅传书》，明黄说仲改编为《龙绡记》，清李渔改编为《蜃中楼》，乃至现代剧《龙女牧羊》。

《霍小玉传》被明汤显祖改编为戏曲《紫钗记》。

成语“南柯一梦”即来自《南柯太守传》，被明汤显祖改编为戏曲《南柯记》。

《谢小娥传》，明凌濛初敷衍而成《拍案惊奇》中的《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》，清王夫之改编为杂剧《龙舟会》。

《李娃传》，元石君宝改编为杂剧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，明薛近兖改编为传奇戏曲《绣襦记》。

《长恨传》，元关汉卿的杂剧《唐明皇哭香囊》、王伯成的《天宝遗事》诸宫调、明吴世美的传奇《惊鸿记》，乃至清代洪昇长达五十折的传奇《长生殿》，都是从此而来。即是所谓“三生影响陈鸿传”。

《莺莺传》，金董解元改编为《弦索西厢》诸宫调，元王实甫改编为杂剧《西厢记》，明李日华、陆采各改编为《南西厢记》等等。

《无双传》，明陆采改编为戏曲《明珠记》。

《虬髯客传》，明张凤翼改编为戏曲《红拂记》，凌濛初改编为杂剧《虬髯翁》。

《隋炀帝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，内容被清褚人获采录入《隋唐演义》。

可以说，在今日今时能看到的小说影视艺术作品中，处处可见这些“传奇的宗祖们”的痕迹。如果你对这些故事足够熟悉的话，那么，就会时不时地在文本、剧场、屏幕中，咦然看到熟人熟事。此时，了然这些“名人名事”的来处，对照着新故事，这种知识储

备会带来一种别样的体验。

本书原文由曹光甫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卷收录的《唐宋传奇集》校点。个别文字有疑，如《柳氏传》“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骏牛驾輜辂”之“骏”，于理欠通，则据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本改为“駮”，等等。译者杜东嫣。鲁迅在校勘中做的注，翻译时按原文以括号标示。小说中的诗歌、对话，往往涉及典故，包含隐语，这些不适合反映在正文中的故事以及知识点，以脚注的形式说明，便于读者理解。

此外，传奇小说虽然有多半是敷衍真人，但小说本身“多涉虚幻”和“假意寄托”的特性，使得它们往往在年代、地名等细节上，与主人公的实际履历不符。本书不作史实考证，但为避免误导读者，对某些重要差异也做了校注，如《隋炀帝海山记》中炀帝的生日等条目。

本次全译，严格遵从原文，基本做到对译。虽然严格对译其实比意译更难操作，并且会使行文不够简洁动人，但仍然选择这种方式，出于两种考虑：一是翻译本应当忠实于原文；二是希望能让有志于阅读文言原文的读者，省去检索之烦、推敲之累，做到对举原文与全译，即可按图索骥，一一对照。这是比较轻松愉悦地学习提升文言阅读能力的取巧法门，也是本书的一点私心。

目 录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卷一

古镜记	王 度 1
补江总白猿传	缺 名 17
离魂记	陈玄祐 23
枕中记	沈既济 26
任氏传	沈既济 32

卷二

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	李吉甫 45
柳氏传	许尧佐 52
柳毅传	李朝威 58
李章武传	李景亮 78
霍小玉传	蒋 防 87

卷三

古岳渎经	李公佐 103
南柯太守传	李公佐 107
庐江冯媪传	李公佐 123
谢小娥传	李公佐 126
李娃传	白行简 133
三梦记	白行简 151
长恨传	陈 鸿 155

东城老父传	陈 鸿	168
开元升平源	吴 兢	177

卷四

莺莺传	元 稹	183
周秦行纪	牛僧孺	200
湘中怨辞并序	沈亚之	209
异梦录	沈亚之	213
秦梦记	沈亚之	217
无双传	薛 调	223
上清传	柳 珪	234
杨娼传	房千里	239
飞烟传	皇甫枚	242
虬髯客传	杜光庭	252

卷五

冥音录	缺 名	262
东阳夜怪录	缺 名	267
灵应传	缺 名	289

卷六

隋遗录卷上	颜师古	309
隋遗录卷下	颜师古	317
隋炀帝海山记上	缺 名	325
隋炀帝海山记下	缺 名	336
迷楼记	缺 名	349
开河记	缺 名	360

卷七

绿珠传	乐 史	379
杨太真外传卷上	乐 史	389
杨太真外传卷下	乐 史	407

卷八

流红记	张 实	424
赵飞燕别传	秦 醇	431
谭意歌传	秦 醇	441
王幼玉记	柳师尹	455
王榭传	缺 名	466
梅妃传	缺 名	476
李师师外传	缺 名	486

卷 一

古 镜 记

王 度

隋汾阴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师礼事之。临终，赠度以古镜，曰：“持此，则百邪远人。”度受而宝之。镜横径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。绕鼻列四方，龟龙凤虎，依方陈布。四方外又设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绕轮廓，文体似隶，点画无缺，而非字书所有也。侯生云：“二十四气之象形。”承日照之，则背上文画，墨入影内，纤毫无失。举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绝。嗟乎，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！宜其见赏高贤，自称灵物。侯生常云：“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，其第一，横径一尺五寸，法满月之数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镜也。”虽岁祀攸远，图书寂寞，而高人所述，不可诬矣。

昔杨氏纳环，累代延庆；张公丧剑，其身亦终。今度遭世扰攘，居常郁怏，王室如毁，生涯何地，宝镜复去，哀哉！今具其异迹，列之于后，数千载之下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

大业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罢归河东，适遇侯生卒，

而得此镜。至其年六月，度归长安，至长乐坡，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颇甚端丽，名曰鹦鹉。度既税驾，将整冠履，引镜自照。鹦鹉遥见，即便叩首流血，云：“不敢住。”度因召主人问其故。雄云：“两月前，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。时婢病甚，客便寄留，云：‘还日当取。’比不复来，不知其婢之由也。”度疑精魅，引镜逼之。便云：“乞命，即变形。”度即掩镜，曰：“汝先自叙，然后变形，当舍汝命。”婢再拜自陈云：“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，大行变惑，罪合至死。遂为府君捕逐，逃于河渭之间，为下邳陈思恭义女，蒙养甚厚。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。鹦鹉与华意不相愜，逃而东；出韩城县，为行人李无傲所执。无傲，粗暴丈夫也，遂将鹦鹉游行数岁，昨随至此，忽尔见留。不意遭逢天镜，隐形无路。”

度又谓曰：“汝本老狐，变形为人，岂不害人也？”婢曰：“变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恶，自当至死耳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欲舍汝，可乎？”鹦鹉曰：“辱公厚赐，岂敢忘德。然天镜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为人形，羞复故体。愿絀于匣，许尽醉而终。”度又谓曰：“絀镜于匣，汝不逃乎？”鹦鹉笑曰：“公适有美言，尚许相舍。絀镜而走，岂不终恩？但天镜一临，窜迹无路，惟希数刻之命，以尽一生之欢耳。”度登时为匣镜，又为致酒，悉召雄家邻里，与宴谑。婢顷大醉，奋衣起舞而歌曰：“宝镜宝镜！哀哉予命！自我离形，于今几姓？生虽可乐，死必不伤。何为眷恋，守此一方！”歌讫，再

拜，化为老狸而死。一座惊叹。

大业八年四月一日，太阳亏。度时在台直，昼卧厅阁，觉日渐昏。诸吏告度以日蚀甚。整衣时，引镜出，自觉镜亦昏昧，无复光色。度以宝镜之作，合于阴阳光景之妙。不然，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？叹怪未已。俄而光彩出，日亦渐明。比及日复，镜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后，每日月薄蚀，镜亦昏昧。

其年八月十五日，友人薛侠者，获一铜剑，长四尺。剑连于靶；靶盘龙凤之状，左文如火焰，右文如水波，光彩灼烁，非常物也。侠持过度，曰：“此剑侠常试之，每月十五日，天地清朗，置之暗室，自然有光，傍照数丈。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爱古，如饥如渴，愿与君今夕一试。”度喜甚。其夜，果遇天地清霁。密闭一室，无复脱隙，与侠同宿。度亦出宝镜，置于座侧。俄而镜上吐光，明照一室，相视如昼。剑横其侧，无复光彩。侠大惊，曰：“请内镜于匣。”度从其言，然后剑乃吐光，不过一二尺耳。侠抚剑叹曰：“天下神物，亦有相伏之理也。”是后每至月望，则出镜于暗室，光尝照数丈。若月影入室，则无光也。岂太阳太阴之耀，不可敌也乎？

其年冬，兼著作郎，奉诏撰国史，欲为苏绰立传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苏氏部曲，颇涉史传，略解属文。见度传草，因悲不自胜。度问其故。谓度曰：“豹生常受苏公厚遇，今见苏公言验，是以悲耳。郎君所有宝镜，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。苏公爱之

甚。苏公临亡之岁，戚戚不乐，常召苗生谓曰：‘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镜当入谁手？今欲以蓍筮一卦，先生幸观之也。’便顾豹生取蓍，苏公自揲布卦。卦讫，苏公曰：‘我死十余年，我家当失此镜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动静有征。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，与卦兆相合，镜其往彼乎？’季子曰：‘亦为人所得乎？’苏公又详其卦，云：‘先入侯家，复归王氏。过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’”豹生言讫涕泣。度问苏氏，果云旧有此镜，苏公薨后，亦失所在，如豹生之言。故度为苏公传，亦具言其事于末篇，论苏公蓍筮绝伦，默而独用，谓此也。

大业九年正月朔旦，有一胡僧，行乞而至度家。弟绩出见之。觉其神彩不俗，更邀入室，而为具食，坐语良久。胡僧谓绩曰：“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。可得见耶？”绩曰：“法师何以得知之？”僧曰：“贫道受明录秘术，颇识宝气。檀越宅上，每日常有碧光连日，绛气属月，此宝镜气也。贫道见之两年矣。今择良日，故欲一观。”绩出之。僧跪捧欣跃，又谓绩曰：“此镜有数种灵相，皆当未见。但以金膏涂之，珠粉拭之，举以照日，必影彻墙壁。”僧又叹息曰：“更作法试，应照见腑脏。所恨卒无药耳。但以金烟薰之，玉水洗之，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”遂留金烟玉水等法，行之无不获验。而胡僧遂不复见。

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令厅前有一枣树，围可数丈，不知几百年矣。前后令至，皆祠谒此树，否则殃祸立及也。度以为妖由人兴，淫祀宜绝。县吏皆叩头请度。

度不得已，为之以祀。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养成其势。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。其夜二鼓许，闻其厅前磊落有声，若雷霆者。遂起视之，则风雨晦暝，缠绕此树，电光晃耀，忽上忽下。至明，有一大蛇，紫鳞赤尾，绿头白角，额上有王字，身被数创，死于树。度便下收镜。命吏出蛇，焚于县门外。仍掘树，树心有一穴，于地渐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迹。既而坟之，妖怪遂绝。

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带芮城令，持节河北道，开仓粮赈给陕东。时天下大饥，百姓疾病，蒲陕之间，疠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张龙驹，为度下小吏。其家良贱数十口，一时遇疾。度悯之，赍此人其家，使龙驹持镜夜照。诸病者见镜，皆惊起，云：“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。光阴所及，如冰着体，冷彻腑脏。”即时热定，至晚并愈。以为无害于镜，而所济于众，令密持此镜，遍巡百姓。其夜，镜于匣中泠然自鸣，声甚彻远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独怪。明早，龙驹来谓度曰：“龙驹昨忽梦一人，龙头蛇身，朱冠紫服，谓龙驹：‘我即镜精也，名曰紫珍。常有德于君家，故来相托。为我谢王公，百姓有罪，天与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！且病至后月，当渐愈，无为我苦。’”度感其灵怪，因此志之。至后月，病果渐愈，如其言也。

大业十年，度弟绩自六合丞弃官归，又将遍游山水，以为长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“今天下向乱，盗贼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与汝同气，未尝远别。此行也，似将高蹈。昔尚子平游五岳，不知所之。汝若追踵前贤，吾所不堪

也。”便涕泣对绩。绩曰：“意已决矣，必不可留。兄今之达人，当无所不体。孔子曰：‘匹夫不夺其志矣。’人生百年，忽同过隙，得情则乐，失志则悲，安遂其欲，圣人之义也。”度不得已，与之决别。绩曰：“此别也，亦有所求。兄所宝镜，非尘俗物也。绩将抗志云路，栖踪烟霞，欲兄以此为赠。”度曰：“吾何惜于汝也。”即以与之。绩得镜，遂行，不言所适。

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，始归长安。以镜归，谓度曰：“此镜真宝物也！辞兄之后，先游嵩山少室，降石梁，坐玉坛。属日暮，遇一嵌岩，有一石堂，可容三五人，绩栖息止焉。月夜二更后，有两人：一貌胡，须眉皓而瘦，称山公；一面阔，白须，眉长，黑而矮，称毛生。谓绩曰：‘何人斯居也？’绩曰：‘寻幽探穴访奇者。’二人坐与绩谈久，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。绩疑其精怪，引手潜后，开匣取镜。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。矮者化为龟，胡者化为猿。悬镜至晓，二身俱殒。龟身带绿毛，猿身带白毛。

“即入箕山，渡颍水，历太和，视玉井。井傍有池，水湛然绿色。问樵夫。曰：‘此灵湫耳。村间每八节祭之，以祈福祐。若一祭有阙，即池水出黑云，大雹浸堤坏阜。’绩引镜照之，池水沸涌，有雷如震。忽尔池水腾出池中，不遗涓滴。可行二百余步，水落于地。有一鱼，可长丈余，粗细大于臂，首红额白，身作青黄间色，无鳞有涎，龙形蛇角，嘴尖，状如鲟鱼，动而有光，在于泥水，困而不能远去。绩谓鲛也，失水而无能为耳。刃